

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

张伯江

摘要 本文分析了动趋式带宾语的四种语序：A)VC₁C₂N B)VC₁NC₂ C)VNC₁C₂ D)把NVC₁C₂。第一部分指出C式一般用来表示祈使语气，并分析了表叙述语气时四种格式V后“了”的隐现及原因。第二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C式排斥状态意义和结果意义的成因。第三部分从语用角度考察了一般认为可以通说的A、B、D式在实际运用中的倾向，结论是：A式倾向用于引入新信息的场合，D式倾向于表示旧信息，B式介乎两者之间。这一结果是功能句法学“从旧到新”原则在现代汉语里的具体表现，该原则使A、B、D几种格式在使用中表现出的强制性和倾向性的规律得到了一致的解释。

《现代汉语八百词》里谈到动趋式动词时说：“动趋式动词后边代表事物的名词可以有三种位置：(1)在整个动趋式之后，(2)在趋₁和趋₂的中间，(3)在主要动词之后，趋向动词之前；加上用‘把’字把它提前的格式，一共有四种格式。”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四种格式做一些探讨，为称说方便，我们把四种格式码化如下，并依次称为A式、B式、C式和D式。

- A. VC₁C₂N 例如：拿出来一本书
- B. VC₁NC₂ 例如：拿出一本书来
- C. VNC₁C₂ 例如：拿本书出来
- D. 把NVC₁C₂ 例如：把书拿出来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如果动趋式动词后边的名词代表处所，它只有一个位置，在趋₁之后，趋₂之前。……跟某些外语比较，当动趋式动词后边是代表处所的名词时，动趋式里的‘趋₁’的作用像一个介词。”考虑到N为处所名词时动趋式的固定语序及C₁的特殊作用，本文下边的讨论将不包括N为处所词的情况。

N是代表事物的名词时，四种格式是不是可以通说呢？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有许多条件决定了四种格式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通说，他们指出的制约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C₁C₂表示状态意义时，只能有B式。(陈信春 1982, 徐枢 1985, 陈建民 1986)
2. C₁C₂表示结果意义时，不能有C式。(陈信春 1982)
3. N为定指性的名词时，不能有A式。(朱德熙 1982)
4. N为存现宾语时，不能有C式。(范继淹 1963, 陈信春 1982)

这几条符合人们的一般语感，但也不都是说一不二的。本文侧重从语气、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分析、比较四种格式的使用，上引四条结论也将在文中讨论到。

我们在《动词用法词典》里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C式的用例90%以上V后头都带有“了”

字,如“搀了一些奶粉进去”“撒了几只鸽子出来”,而 V 后不带“了”的例子却很少。何以如此?词典里不可能说明。笔者和词典编者同是北京人,仅在这里谈一下个人的语感。

我们感觉 C 式单用时动词后如果不带“了”字,总有很强的祈使味道。试比较以下 A、B、C 几组例子:(选自《词典》,后注页数)

拔下来一墩麦子:拔下一墩麦子来:拔一墩麦子下来(10 页)

搬进来一张书桌:搬进一张书桌来:搬一张书桌进来(17 页)

绑进去几本书:绑进几本书去:绑几本书进去(24 页)

插上去一个标志:插上一个标志去:插一个标志上去(71 页)

以上例子由左到右,可以感到祈使色彩是逐渐加强的。具体而言,就是 A 式一般理解为叙述句,① B 式有理解为叙述句和祈使句两种可能,依不同的语境而定,C 式则只能理解为祈使句。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词典》的作者为什么举 C 式例子时十有八九要加上“了”字了。加上“了”字,句子被赋予叙述味道,就可以和 A、B 两式匹配了:

拔回来一个树桩:拔回一个树桩来:拔了一个树桩回来(10 页)

搬出来一对音箱:搬出一对音箱来:搬了一对音箱出来(17 页)

绑上去两根绳子:绑上两根绳子去:绑了两根绳子上去(24 页)

插进去一根棍儿:插进一根棍儿去:插了一根棍儿进去(71 页)

现代汉语口语里,处在中心谓语位置上动作动词如果是光杆形式直接带宾语的话,往往是祈使意味的。

和 C 式以带“了”为常相映成趣的是,在实际语料里,A、B、D 等式带“了”字的用例极为少见。底下这些例子似乎完全可以加上“了”,可小说的作者就是不加,意思和加上“了”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 (1) 跑堂的端上来[了]一个炒菜。(A)
- (2) 及至走出来[了]一些路,脚步是那么平匀,缓慢,他渐渐的仿佛困倦起来。(A)
- (3) “咸菜呢?”老人提出[了]第二个重要事项来。(B)
- (4) 大夫找到了药箱,打开,拿出[了]一小瓶白药来。(B)
- (5) 纵了一下鼻子,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了]上来。(D)
- (6) 小崔哼唧着小曲,把车拉[了]出去。(D)

李兴亚(1989)曾讨论过“了”字自由隐现的问题,李文只是指出了在许多情况下,“了”字可用也可不用,并未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以用“了”为优势,什么条件下以不用“了”为优势。事实上,所谓“自由隐现”里也包含着许多“不自由”的倾向。本文这里讨论的现象说明,动趋式带宾语采用 A、B、D 等格式时,在 $VC_1C_2[N, VC_1[N]NC_2]$, 把 $NV[C_1C_2]$ 等位置上,“了”以不用为常。

根据我们体会,这些位置上添加“了”以后,没有任何新的意义出现,反过来,没有“了”的例子里,总感觉有“了”的意义在。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附着在 V 后的 C_1 或 $C_1 + C_2$ 都有跟“了”近似的语法意义?吕叔湘先生在不同场合曾有这样的论述:“表方位之上、下,表向背之出、入、来、去,表起讫之起、住,表效验之了、着、定、成,以及其他诸多限制动态乃至说明宾语之词;凡此种种皆以结束动词之势向为其作用,姑总称之为结动词。”(1984a)“动结式和动趋式短语都带有完成的意思。”(1987a)这两段话说明了趋向补语和词尾“了”的相同作用和相似意义,② 这可能就是 A、B、D 等格式里以不带“了”为常的原因,也是 C 式表叙述时多带“了”,不带“了”

时就表祈使的缘故。

二

这一节我们讨论趋向词语影响语序的成因。

近代汉语早期只有 C 式，例如：

- (1) 汝若把旗上来，我则钉牖相对。（《祖堂集》3.013） (C)
- (2) 僧对云：“这个僧将状出去。”（同上，4.098） (C)
- (3) 待斋时作饭自吃了，送一分上来。（《五灯会元》，141 页） (C)
- (4) 师曰：“与我拈床子过来。”（同上，243 页） (C)

后来逐渐发展出了 B 式，且占有很大比重，例如：

- (5) 若不将出头来，交您全家儿赐死！（《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晋文公火烧介子推》，513 页） (B)
- (6) 我便似火坑中救出你儿来。（同上，《小张屠焚儿救母》，798 页） (B)
- (7) 快牵过马来。（《水浒传》，二回，33 页） (B)
- (8) 众庄客一发上手，就地拿起林冲来，将一条索绑了。（同上，十回，140 页） (B)

这种现象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从音节上说，单音节动词要求一个补语性质的东西贴在其后构成一个双音节的动词单位，是近代汉语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因此 C₁ 移至 N 前，和 V 结合在一起；从语法作用上看，就是吕先生所说的趋向词“结束动词之势”的“结动词”性质。近代汉语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动词后附成分越来越表现出位置的固定化和功能的专职化，也就是说，光杆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现象逐渐被“动词+结动词+宾语”的形式所替代，因此从 C 向 B 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此同时，趋向词的语义也经历了一个由实而虚的过程。以上(1)–(8) 例的趋向词都是表示实在的趋向意义的，尤其是早期用例，一般都是实义的。虚化以后的趋向词，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例子来：

- (9) 祖师只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切须防禁，莫教振触。（《五灯会元》，259 页） (C)
- (10) 这里不曾有人乱说道理出去。（同上，375 页） (C)
- (11) 五戒，你莫待要赶这两个人上去？（《简帖和尚》） (C)

前例就是一般所说表示状态的意义，后两例即所谓结果意义。^③ 反映在现代汉语里，C 式已不大常见表示结果意义，个别用例如：

- (12) 要画，得画点特殊的出来，才能站住脚，成一家。（邓友梅：《烟壶》） (C)

而状态意义则毫无例外地只能用在 B 式里，例如：

- (13) 大赤包本来觉得自己很伟大，可是一骂起人来，也不是怎的她找不到了伟大的言语。
（老舍：《四世同堂》） (B)
- (14) 奇怪，今天他忽然怕起日本人来。（同上） (B)
- (15) 想不到，一个打鱼的，到北京当开教练来了。（电影《水上春秋》） (B)

从“趋向义”到“结果义”再到“状态义”，是一个从实到虚的过程，有趣的是，现代汉语里意义越虚时其语序越固定，具体地说，表示趋向义的可以有 A、B、C、D 四种格式，表示结果义的进入 C 式已很困难，而状态义则只限于 B 式。为什么近代汉语里 C 式并不排斥这几种语义而现代汉语里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呢？我们可以从语用角度作一点解释。一般认为，句末是

语义重点所在,C式趋向词处于句尾,表示趋向意义是很自然的事。后来出现了意义虚化的趋向词,已不着重表示趋向意义,虚义的趋向词就有了前移的倾向,(4)例如:

- (16) 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生出机会来。(《水浒传》,二回,35页) (B)
(17) 做出事来,须连累了我和你。(同上,十回,133页) (B)
(18) 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同上,三回,44页) (B)

这是近代汉语发展中C、B两式频率消长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历史的演变在不同的方言里留下了不同的痕迹。在现代北京话里,除用于祈使句和嵌在句中的某些场合外,已经很难听到用C式的说法了,而一些存古较多的方言里,C式的用例还是不少的,虚义的趋向词也不罕见。台湾歌手罗大佑的《恋曲·1990》里有两句是“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我几次听见北京人把“转头回去”唱成“转回头去”,至少说明了闽南话和北京话的差别。

A式的出现较B式要晚,近代汉语里“来或去例不先于宾语”,(吕叔湘 1984a)因此用例极少,钟兆华(1985)曾举出《济颠语录》里的一句:“济公忽思起来飞来峰住的张公,走去望他。”现代汉语里A式很有发展的势头(见吕叔湘 1987b),但前边谈到的由C到B的那些动因却未必导致由B到A。比如说,“来、去”虽有结动词性质,但动词双音化的要求未必允许现代汉语里大量出现名词前“单音V+C₁C₂”这样的三音节形式;再如,状态义的趋向词有前移的倾向,但趋向词为状态义时宾语往往较短,又常常是有定的,这又和A式的使用条件(详见下文)相抵触。因此在现代汉语里,B式仍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格式。

三

本文开头引述的四点前人结论,前两条是涉及趋向词的语义的,已在上文讨论过,后两条是涉及宾语的性质的,尤其是宾语指称的性质,这一节我们就从宾语的指称性质说起,从语用的角度观察几种语序的不同功能。

下面的讨论基于对三部现代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惶惑》、《1985小说在中国》(合计近77万字)的统计,共886例。以下几种情况不在统计之列:

1. C式用例。在三部小说里只有不到10例,难得观察出规律以和A、B、D等式对比。
2. N代表处所。
3. C₁+C₂表示状态意义。
4. 某些熟语性的说法。如“学不出好来”“吃出甜头来”等。

3.1 有指成分和无指成分

下面三个例子的宾语形式上完全相同,但在话语中的性质却不一样:

- (1) 她去了有一点钟。跑回来,她已喘得说不上来话。 (A)
(2) 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 (B)
(3) 我还没作过校长,倒颇想试一试,祁科长你看如何? 呃,东阳,我决不抢你的事,先别害怕! 我是把话说出来,给大家作个参考。 (D)

(1)(2)两例里的“话”不指称话语里任何一句或一段内容实在的“话”,是无指(nonreferential)成分,例(3)里的“话”明确指的就是“我还没作过校长,倒颇想试一试”这句话,是有指(referential)成分。有指成分和无指成分的实质区别在于,有指成分表现的是话语里的某个实体(entity),有明确的外延,无指成分则只强调该成分的内涵。下面是这两种成分在三式里的

分布情况：

	A式			B式			D式		
	总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有指成分	750	51	6.80	370	49.33	329	43.87		
无指成分	136	8	5.88	128	94.12	0	0		

可以看出 D 式排斥无指成分，B 式表现无指成分的能力强于 A 式。

3.2 定指成分和不定指成分

有指成分有定指(identifiable)和不定指(nonidentifiable)之分，话语里采用定指成分的情况是指发话人谈及某个事物时预料受话人能够准确地认同那个实体，否则就采用不定指成分。汉语里定指成分和不定指成分有一定的形式表现，陈平(1987b)从名词性成分的词汇形式着眼，认为在下列 A—G 七组形式里定指性由强渐弱，不定指性由弱增强，A、B、C 三组是定指成分的典型表现形式，F、G 两组是不定指成分的典型表现形式：

A 组 人称代词

E 组 数词(+量词)+名词

B 组 专有名词

F 组 “一”(+量词)+名词

C 组 “这/那”(+量词)+名词

G 组 量词+名词

D 组 光杆普通名词

下面是我们根据这种划分对 A、B、D 三式里有指的 N 的统计结果：(前加领属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的不在统计之列)

词汇形式	A式			B式			D式		
	总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人称代词	63	1⑤	1.59	15	23.81	47	74.60		
专有名词	46	0	0	13	28.26	33	71.74		
“这/那”(+量)+名	24	5	20.83	8	33.33	11	45.83		
光杆普通名词	312	5	1.60	144	46.15	163	52.24		
数(+量)+名	56	14	25.00	42	75.00	0	0		
“一”(+量)+名	50	8	16.00	40	80.00	2⑥	4.00		
量词+名词	51	3	5.88	48	94.12	0	0		

这个统计表明，A 式有排斥定指性的强烈倾向，D 式有排斥不定指成分的强烈倾向；B 式对不定指成分有较大的承受能力，但并不强烈排斥定指成分。概括起来说就是，和 D 式比较，A、B 有采用不定指形式的倾向；A、B 相比，A 式更强烈排斥定指形式。底下按七种形式各举一例：

(4) 老人已经睡了觉，瑞宣现把他叫起来。 (D)

(5) 有时候他颇想把祥子撵出去；看看女儿，他不敢这么办。 (D)

(6) 李鸣把那包书拎起来，一下放在马力身上，然后把所有马力的书都堆在他身上。 (D)

(7) 她自己胡了牌，随着牌张的倒下，她报出胡数来，紧跟着就洗牌。 (B)

(8) 她撇开嘴，露出两个虎牙来。 (B)

(9) 很容易的，他掰开钱先生的嘴，灌下去一片药。 (A)

(10) 第二天，夏太太出去找女仆。出去一会儿就带回来个试工的。 (A)

(4)(5)两例明显不宜换成其他格式，(9)(10)两例可以改成 B 式，却不宜改成 D 式。

除去词汇形式本身而外，名词性成分所带定语的性质也跟其所指对象定指性的强弱有关，陈平(1987b)指出领属性定语具有强烈的定指性质，限制性定语则要看其限定性的强弱与限定的具体程度而定。底下是我们对所有前加这两类定语的 148 例语料的统计结果：

定语性质	A 式			B 式			D 式		
	总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领属性定语	59	5	8.47	20	33.89	34	57.63		
限制性定语	89	10	11.24	40	44.94	39	43.82		

表中 D 式带领属性定语的比例略高于限制性定语，A、B 两式带限制性定语的比例略高于领属性定语，同样表明了 D 式里 N 的定指性和 A、B 两式的不定指倾向。下面先举些带领属性定语的例子看：

- (11) 你看出来没有我姐姐的眼神？ (A)
- (12) 虽然这么唠叨，他可是很快的辨清方位，两手抄起钱先生的腿来。 (B)
- (13) 他十分小心，恭敬的，把老人的脖子抄起来，教四大妈来灌糖水。 (D)

例(11)远不如后两例自然，可见 A 式并不适合于采用前加领属性定语的宾语。(12)(13)是两个内容相近的例子，在原书里(12)在前，(13)在后，写的是针对钱先生的一系列动作，在后的(13)采用 D 式，显示了较(12)更强的定指性。

再看几个限制性定语的例子：

- (14) 瑞丰想起来关于东阳的笑话。 (A)
- (15) 人是不能太贪的，贪得太多就会冲出缺角的别针头子来。 (B)
- (16) 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轻轻的拿出来，一块一块的翻弄。 (D)

例(14)的定语虽然对“笑话”的范围有所限定，但读者仍然不能确知说的是什么，作者紧接在下文就讲明了这个笑话的内容，这里“关于东阳的笑话”显然是作为一个不定指成分出现的；同样，例(15)的“缺角的别针头子”所指也并非十分具体，也宜作不定指成分理解；例(16)里的 N 如果光说“几块钱”就谈不上有多少定指性，而加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所指就十分具体了，因此应该理解为定指成分。

3.3 新信息和旧信息

定指和不定指这一对概念所反映的事实是，发话人谈及一个事物时，考虑到它作为一项信息在受话人当时的意识里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一般说来，发话人意在引入新信息(new information)时往往采用不定指形式，而表示旧信息(given information)时往往采用定指形式。因此可以根据 § 3.2 的统计数字推断 A、B 两式倾向用于引入新信息的场合，D 式倾向于表示旧的信息。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更为充分的证明，一是从上下文语境的角度来看，二是从宾语本身音节的多少来看。

3.3.1 有的时候光从宾语自身的形式上看很难说是定指的还是不定指的，但结合上下文来看却很容易看出它代表的是旧信息还是新信息。在一个片段里首次引入的，预料受话人当时意识里所没有的，就是新信息；反之，对前边说过的事物重新提起，预料受话人当时意识里存在的，就是旧信息。下面举例分析：(下加浪线的是动趋式里 N 的同指成分)

- (17) “你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
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 (A)

“摸出来一毛钱”里的“一毛钱”是首次引入的新信息，后边的“那一毛钱”是作为旧信息的回指形式。这是 A 式引入新信息的典型例子。

下面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引入新信息用的是 B 式：

(18) 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

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像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给我四天的工钱！”(B)

B 式里的 N 也常常是旧信息：

(19) “哼，事又吹了！好吧，自己去挑一辆！”刘四爷倒了碗茶，“来，先喝一碗。”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的喝着。(B)

“端起碗来”的“碗”所指就是前边的“(一)碗茶”，是旧信息。

D 式一般用来表示旧信息：

(20) 第二剂药煎好，他不肯吃。……可是刚一坐起来，他的头像有块大石头赘着，脖子一软，眼前冒了金花，他又倒下了。什么也无须说了，他接过碗来，把药吞下去。(D)

当一个事物在一段话语里不止一次被提起，而前后用了不同的格式时，最能显现这种区别，如：

(21) 刚一落坐，就有人说了：“哎，您是贵客呀，怎和我们坐在一处？”祥子傻笑了一下，没有听出来话里的意味。……喝着喝着，大家的眼睛红起来，嘴不再受管辖。就有人说：“祥子，骆驼，你这差事美呀！足吃一天，伺候着老爷小姐！赶明儿你不必拉车了，顶好跟包去！”祥子听出点意思来。(A); (B)

前边“话里的意味”是首次提出，不光祥子，读者也很难明了指的是什么，随后的叙述点明了祥子和刘家的特殊关系，“(一)点意思”就已经不是全新的信息了，因此前用 A 式，后用 B 式。

再看一个先后用了 B 式和 D 式的例子：

(22) 她将全身都摸索到了，凑出十几个铜子儿来，交给了弟弟。弟弟平日绝不敢挨近爸爸的身，今天看爸爸是被揍在地上，胆子大了些。“给你，走吧！”

二强子棱棱着眼把钱接过去，一边往起立，一边叨唠。(B); (D)

新信息“十几个铜子儿”用 B 式引入，随后的“钱”是旧信息，用的是 D 式。

3.32 宾语自身的长度也和信息的新旧程度有关。发话人把一个新信息首次引入话语的时候，往往需要加上一定的说明性成分，形式上常常表现为名词成分前加一些修饰语，整个宾语的音节数就较多；而作为已知信息谈及的事物，则不需要太多的说明，形式上也就不需要太多的修饰语，宾语的音节数就会少些。下面是我们对有指的 750 例语料宾语长度的统计结果：

宾语音节数	A 式		B 式		D 式		
	总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1	231	1	0.43	122	52.81	108	46.75
2	158	10	6.33	52	32.91	96	60.76
3—5	244	23	9.43	139	56.97	82	33.61
6—10	91	12	13.19	48	52.75	31	34.06
11—15	22	3	13.64	8	36.36	11	50.00
16—	4	2	50.00	1	25.00	1	25.00

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出,A式有排斥较短宾语的强烈倾向,B式倾向于排斥较长宾语,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A式倾向于表示新信息的结论。

需要解释的是D式和B式带多音节宾语的频率为什么并不很低,这只要对具体例子做些分析就清楚了:

(23) 由于这观念的联合,人们的心中就又立刻勾出一幅美丽的,和平的,欢喜的,拜月图来。 (B)14 音节

(24) 她想起了那一张丑陋但还可爱的嘴脸来。 (B)12 音节

(25) 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D)12 音节

(26) 她的嘴翕动着,像鱼儿吞钩一样把与她的嘴相比显得很大的奶头吞下去。(D)13 音节
这几个例子宾语虽然很长,但结构上比较紧凑,带有很浓的欧化色彩。而A式里的多音节宾语结构自然而舒缓,多为口语色彩很浓的北京话,例如:

(27) 敌军既不能用刺刀随在每个中国人的背后,就势必由日本政客与中国汉奸合组起来一个代替“政务委员会”的什么东西。 (A)13 音节

(28) 一会儿,跑堂的拿上来一个很精致的小拼盘,和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 (A) 22 音节

更为重要的一点区别是,类似于“与她的嘴相比显得很大的”“丑陋但还可爱的”一类的定语,并不是宾语所指对象作为新信息所必要的说明性成分,相反,A式的两例却是典型的引入全新信息的形式。

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A式有带多音节宾语的强烈倾向,同时强烈排斥较短宾语。相反,B式和D式带宾语的能力却是随着宾语音节的增加而逐渐减弱的。

以上的分析说明,过去一般认为没有强制性限制似乎可以通说的A、B、D几种格式,在实际运用中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A式倾向用于引入新信息的场合,其中的N倾向于采用不定指形式,D式倾向于表示旧的信息,其中的N倾向于采用定指形式,B式介乎两者之间,略近于A式,同时N为无指成分时倾向于采用B式。这个结果正是从语用角度着眼的功能句法学“从旧到新”原则(即越靠近句末,信息内容就越新)在现代汉语里的具体表现。它告诉我们,说话人编排一个句子而宾语的位置可以有几种选择的时候,他往往是根据宾语所指对象对受话人来说是新信息还是旧信息来安排句子结构的,旧信息总是尽量靠近句首,新信息总是尽量靠近句末。这个原则也帮助我们解释了语法论著中常见的那些说法“定指宾语不能放在复合的趋向补语之后”,^⑦“[A式]宾语中名词前一般都有数量词或其他修饰成分,单独的名词极少见”,^⑧“宾语都是由于自身的复杂而置于复合趋向补语之后的”,“存现宾语不能出现在复合趋向补语的前头”,^⑨“宾语代表无定的事物,不能用把”^⑩等等,不过是语用学原则的“语法化”表现,也就是说,这些强制性的语法规则之间,以及它们和我们本节里指出的那些倾向性规律之间,从此找到了逻辑上的联系。

附注

① 吕叔湘(1983)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命令句不能用A式,我们只说“拿点勇气出来!”或者“拿出点勇气来!”不说“拿出来一点勇气!”

② 刘勤宁(1988)曾讨论过趋向补语和“了”之间“风火相趁”的关系,可参看。另外,像下面这样动结式、动趋式和单个动词加“了”在句子里并列的例子也很能说明三者之间相近的作用:“他放下书,摘掉眼镜,换了衣服,戴上帽子,准备出去。”(引自吕叔湘先生未刊稿《现代汉语语法提纲》)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动词后一旦

加上了“结动词”(不管是“了”还是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就可以表示叙述义,不加就是祈使义,但并不是说加上“结动词”就不能表示祈使义了,从这点看,“了”(只能用于叙述句)和趋向补语(叙述句祈使句两可)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③ 关于趋向动词的三种意义,参看刘月华(1988)的论述。刘文对结果意义的说明是:“表示动作达到某种结果”,对状态意义的说明是:“表示人或事物状态的变化。”

④ 这个看法是沈家煊先生向笔者提出的,谨致谢意。

⑤ 这一例是:“把帽子戴得极低,为的是教人认不出来他,好可以缓着劲儿跑。”(《骆驼祥子》173页)

⑥ 这两例是:“[瑞丰]一见冠先生这样的‘不耻下问’,不由的心中颤动了好几下。赶快把一些梨渣滓啐出去。”(《四世同堂》326页)“[女护士]拉开了一个抽屉。她的手紧张得颤抖。抽屉里花花绿绿,书并不多,……她总算把一本书从抽屉里提出来。”(《1985小说在中国》421页)

⑦ 见朱德熙 1987。

⑧ 见范继淹 1963。

⑨ 见陈信春 1982。存现宾语一般都是代表新信息的。

⑩ 见吕叔湘 1984 b。

引书目录

祖堂集 影印高丽藏本,册数,册中页数 五灯会元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页数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页数 水浒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版,回数,页数 骆驼祥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老舍文集(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1985 小说在中国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

参考文献

陈建民 1986 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

陈 平 1987 a 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期。

陈 平 1987 b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2期。

陈信春 1982 同复合趋向补语并见的宾语的位置,中国语文通讯,5期。

范继淹 1963 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中国语文,2期。

李兴亚 1989 试说动态助词“了”的自由隐现,中国语文,5期。

廖秋忠 1985 篇章中的框—根关系与所指的确定,语法研究和探索(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勋宁 198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5期。

刘月华 1988 趋向补语的语法意义,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83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吕叔湘语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84 a 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84 b 把字用法的研究,同上。

吕叔湘 1987 a 疑问·否定·肯定,语文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87 b 动趋式+宾语的语序,同上。

孟 琮 郑怀德 孟庆海 蔡文兰 1987 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徐 枢 1985 宾语和补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钟兆华 1985 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中国语文,5期。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5期。

Brown, G. and Yule, G.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 Ping 1986 Discourse and Particle Movement in English, Studies in Language, 10:1 pp79—95.

Kuno, S. 1980 Functional Syntax, (功能句法学),林书武译,国外语言学,1985年4期—1986年1期。